

台灣蠶絲的美麗與哀愁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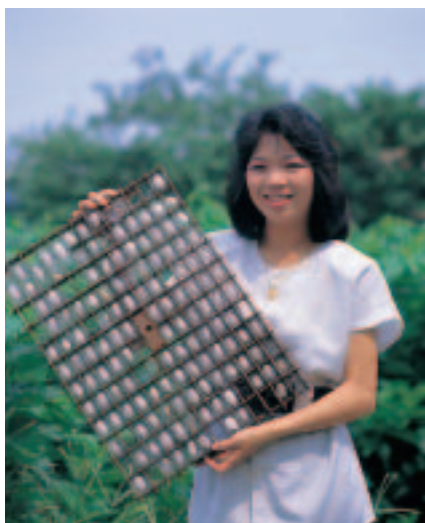
田園詩人孟浩然的這首「過故人莊」描述唐朝盛世，社會安和樂利，農村幸福安祥的景象，千百年後的今日，似乎仍能體味到當時蠶農們「把酒話桑麻」那種快樂的生活。

新民農場合作好，厝邊頭尾攏養蠶，
春節一過即浸種，清明之後就採桑，
忙完上簇忙收繭，忙完收繭再養蠶，
你也忙啲我也忙，忙到年底蓋新房。

這是民國60年代，南投縣名間鄉蠶業生產專業區新民合作農場的一首俚歌，充份顯示當時台灣蠶業的興旺與從事栽桑養蠶的忙碌與喜悅。

談到台灣的蠶業，源起已久，早在370多年之前明末清初先民渡海來台之時，就已經將養蠶的技術引進，只可惜以往多半都是以副業方式經營，沒有發揮蠶業生產的潛力。

直到民國62年，政府爲了提高農民所得，實施「中央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計畫」，特別將蠶業列爲農業十大建設項目之一。分別在苗栗、南投、台南、屏東及東部(包括花蓮台東兩縣)五處成立



蠶繭

「蠶業生產專業區」；推廣桑蠶新品種，採用栽桑養蠶新技術；同時輔導加工業者與農民訂定長期的生產契約。經由共同的努力，台灣的桑園面積由62年零星分佈的300公頃，擴增至78年集團栽培的2,737公頃；蠶繭產量更由原有不足100餘公噸，劇增至1,824公噸。此一驚人的發展，被鄰近從事蠶業生產的國家讚譽爲「亞熱帶蠶業發展的典範」(A model of se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Sub-tropical Areas)；由於所生產的蠶繭與生絲品質極爲優良，更被法國織綢業者驚爲「奇蹟」(It is a miracle.)。

的確，自民國62年至78年這短短的15年之間，中央所推動的蠶業生產專業區計畫爲台灣的蠶業寫下了一段輝煌的歷史。在此期中，台灣的蠶農爲台灣的蠶業締造了許多傲人的紀錄；更可以說，這15年是台灣的蠶農與台灣的蠶業共同享有的最美麗的一段歲月。

猶記得在台灣蠶業最興旺的時期，每當進入生產區內，放眼望去，全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翠綠的桑園，在翠綠的桑園之間，新建了一棟一棟的蠶室。村子裡，每一個人都在忙碌的工作，有的忙著採桑，有的忙著養蠶，連孩子們也都在笑嘻嘻的扮演「餵蠶寶寶」的遊戲。

每當繳繭之日，蠶農們更是忙碌與興奮—忙碌的將一袋一袋豐滿的蠶繭趕送到集繭場去；興奮的

在那等候秤繭的片刻，交換栽桑的心得、暢談養蠶的趣事。此刻，擱置於路旁的蠶繭，在陽光照射之下散發出一粒一粒、一閃一閃的銀光——與蠶農們臉上的喜悅相映，構成一幅「台灣蠶絲之美」的圖畫。

在大家的齊心與努力之下，台灣的栽桑養蠶技術，的確有長足的進步；在大家的齊心與努力之下，的確為台灣的蠶業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礎。可是不幸的是國內的絲綢加工企業並未配合農務計畫而發展，業者為了貪圖近利，將所收購的蠶繭全部以原料方式外銷日本；始料未及的由於台灣的蠶繭品質太好，每一季所生產的蠶繭全都被日本繅絲廠「搶購」一空。更不幸的是日本政府為了保護她的蠶農，在毫無預警的狀況下，以行政命令片面「限制」台灣的蠶繭進入日本。使得台灣所生產的蠶繭全面滯銷，頓時使得台灣的養蠶



歷史鏡頭

事業陷入舉步為艱的困境。

為了避免蠶繭滯銷導致蠶農受損，政府毅然決定在國內絲綢加工事業未配合發展之前不再擴展桑園，並且引導蠶農盡速轉種其他作物，同時動用歷年存積的「台灣區蠶業發展基金」執行「廢耕桑園轉作計畫」。

此時台灣的蠶農真是籠罩在一片哀愁之中。為了「安撫」和「安慰」受困的農友，筆者以一個參與台灣蠶業發展工作20多年老友的身份，懇切的寫了一篇「敬致台灣蠶業農友們的一封信」分送給各地區的農友。隨後，我再分別的去探訪他們。見面的時候，彼此都緊握著對方的手，我「知道」他們心裡有許多的委屈想傾訴，可是都「隱忍」著沒有說出來；我更「體會」到他們有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惶恐，可是他們都「壓抑」著，沒有表露出來。

台灣的蠶農們實在太可敬了，他們雖然遭受到如此巨大的衝擊，可是沒有一個人作出非理性的抗爭。



本社發行的「鄉間小路」月刊，曾舉辦讀者旅遊活動「看春天的農業」，參觀苗栗縣獅潭鄉「明泉生態教育蠶業農場」

A 蠶絲被製作
B 蠶生態解說
C 繅絲作業

台灣的蠶農們實在太可佩了，他們雖然遭受到算不清的損失，可是沒有一個人提出貪索賠償的要求。

台灣的蠶農們實在太勇敢了，他們雖然處身在極大的困境之中，可是每一個人都堅強無畏的決定重新創業。

台灣的蠶農們實在太可愛了，當筆者去拜訪他們時，他們反而來「安慰」我，說「您真是太辛苦了！」。最最使我感動的是一些阿嫂們滿有愛心的燉煮自家飼養的土雞來「慰勞」我，拿出自家釀製的蠶蛹酒來「滋補」我。台灣的蠶業雖然面臨沒落的哀愁，可是表現的卻是一種良善的美麗。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這首「無題」正好形容當時台灣蠶業的處境。

令人驚訝的是苗栗獅潭鄉「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涂泉明農友對「春蠶絲盡」

的「解說」，他說「熟蠶吐完絲之後不是要死了，而是化為蛹，然後變成蛾，蛾再產卵，孵化繁殖更多更多的幼蠶」。的確，這是事實—春蠶吐絲化蛹為的是繁衍更多的後代！

是的，台灣的蠶業，在傳統的農務「戰場」上已經打完了一次美好的勝仗，此後要轉入另一個更寬廣的生物科技的「戰場」。

目前，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原名台灣省蠶業改良場)正在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研究，應用生物工程技術，將家蠶的幼蟲作為「工場」，生產專供醫藥及保健用途的「異源蛋白」(foreign protein)、「抗原蛋白」(antigen protein)、「抗菌蛋白」(antimicrobial protein)、疫苗(vaccine)以及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這些物質的效益遠遠超過傳統的生絲。

是的，台灣的蠶業正在朝向另一個嶄新的生物工程發展；台灣的蠶業正在開拓另一個美麗的前程。🌱